

汾陽縣志

汾陽縣志卷之十一

藝文一

明成祖 勅

勅慶成王濟炫永和王濟烜

永樂十二年八月十二日皇帝勅姪慶成王濟炫永  
王濟烜朕念爾父骨肉同氣至親前令爾兄弟往汾  
權住勅至即收拾不數日前去汾州權住

明宣宗 諭書

諭慶成王美靖

宣德八年閏八月初五日皇帝書諭弟慶成王美靖得

汾陽縣志卷之十一 藝文

(3493)

山西圖書館  
地方文獻

奏欲存留本府隨侍軍校該發回原籍餘丁供給使用  
已勅兵部準王存留王其知之故諭

書復永和王

宣德八年九月初五日皇帝書復叔永和王所言欲將  
本府軍校該發回原籍餘丁存留供給使用已勅兵部  
俱從所言人回專此以復惟叔亮之

明英宗 勅

旌汾州義民王志可勅

正統二年九月十五日皇帝勅諭山西汾州民王志可  
國家施仁養民爲首今之守令或不能奉承有厲民者

而所在姦民豪奪鄉里以肥其家恬不知愧爾於饑歲  
乃能出穀豆一千石用助賑濟有司上聞朕用嘉之今  
遣官齎勅旌爾爲義民勞以羊酒仍免本身雜汎差役  
三年尙允蹈忠厚表勵鄉俗用副朝廷褒嘉之意欽哉  
故勅

明世宗 勅書

勅諭慶成王奇滇

嘉靖七年二月二十一日皇帝勅諭慶成王奇滇朕惟  
爲人子者要竭其力以孝於親乃人倫第一善行爾奇  
滇乃慶成溫穆王之子素聞先人之教乃得此不易之

名近該禮部覆奏先因都御史江湖奏爾孝行云爾自幼事父不離左右飲膳必親供定省不違者二十餘年及父薨逝哀毀踰禮幾不能生披跣送喪兩足皆腫欲廬墓側衆勸始回別居一室足跡不至寢門母如陳氏患瘵自吮膿以驗甘苦凡母疾朝夕侍側藥必親嘗夜則禱神願以身代母疾果愈後若母喪亦如爾父遂行有司勘審明白皆如初奏朕聞之衷懷稱歎夫如上所述之事人以為難爾獨能之寔由爾天性純懿氣質清奇故能專務孝德以幸諸仁義深惟罔極而時刻無忘此乃古今所罕聞常人所難蹈故朕深加喜悅特賜書旌獎命行人司行人岳倫兼持白金彩幣羊酒之物往諭以彰爾孝行之卓異冀以風勵乎諸親爾可益持乃志堅其孝誠推之以事上移之以弟長以至修身齊家幸遵先人之教勉副朕所著誥辭庶於孝德愈有光焉則天地鬼神莫不鑒護膺祿位於無窮輔皇基於億載福衍康寧慶延後世與國同休顧不嘉歎於戲凡吾宗親可不以是為法乎朕述此數言用伸崇禮孝子之意且以見朕嘉獎之誠爾惟欽哉故諭

書與慶成王奇滇

嘉靖十年正月二十二日皇帝書與慶成王奇滇茲者

南郊禮成大頒恩詔朕念王政先於老老仁民始於親親惟王宗室懿親壽邁七十恩澤覃布所宜加隆茲特以羊酒幣帛令本府進表官員順齋存問以見朕優禮之意專書以達惟王亮之

勅諭慶成王奇湏

嘉靖十一年十一月初八日皇帝勅諭慶成王奇湏近該鎮國將軍奇沃等各奏稱王行年八十五世相見同居乞要照例旌異惟王平日積善餘慶致此親睦良可嘉尚況前此以王孝行卓異已經降勅旌獎茲再遣官齋勅褒諭以風勵諸藩王宜益敦善行以永終譽顧不美歟欽哉故諭

勅諭永和安簡王長子新壇

嘉靖二十九年十月二十三日皇帝勅諭永和安簡王長子新壇近該巡撫都御史應價等奏稱爾嗜學好禮敦獎睦族居喪哀毀賢孝可嘉茲特降勅差官獎勵表揚爾宜益懋前修以永終譽

勅諭慶成王表樂

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五日皇帝勅諭慶成王表樂近該山西巡按官奏稱王仁孝謙和謹言慎行樂善循理睦族親賢年登八旬修持愈篤四世相見餘澤有孚

良可嘉尚茲特遣官齎勅褒諭以風勵諸藩王宜益敦  
懿行述承壽祉欽哉故諭

勅諭慶成王府鎮國將軍奇漆夫人王氏

嘉靖三十九年七月初三日皇帝勅諭慶成王府鎮國  
將軍奇漆夫人王氏近該巡按山西官奏稱爾事姑以  
孝卹孤以慈守節彌堅善行昭著乞要照例獎勵事下  
該部議覆相應茲特降勅差官往諭以彰爾賢爾尚服  
思寵榮益延壽祉欽哉故諭

明穆宗 勅

勅諭慶成王府鎮國中尉表榘

隆慶三年十月二十九日皇帝勅諭慶成王府鎮國中  
尉表榘近該山西巡按官題稱爾樂善好學端謹自操  
年逾七袞始終一致宗黨咸稱其孝州志嘗紀其賢乞  
要旌獎該部議覆相應茲特賜勅獎勵以爲宗藩之勸  
爾尚益篤善行永保令名故諭

諭巡鹽監察御史張更化勅

近該浙江巡撫官題稱浙西杭嘉湖與直隸蘇松等府  
均爲國家財賦之地水利所係甚重乃今遭罹水患民  
瘼攸關要將浙直二水利事務併令巡鹽御史一體兼  
理該部議覆相應今特命爾不妨原務兼管蘇松常鎮

四府及杭嘉湖各府地方水利在浙江則行水利道在直隸則行水利道兩須查照先今該部題準事理往來督率各該河道及各府州縣掌印官責令水利官帶同塘長人等躬親相度考究原委要見某處係上游水匯某處係下流支港應分某水以殺其勢應闢某岸以緩其衝應濬某湖以會其流某處陡開應修某處塘堰應築合用人工隨宜區處其劉家河黃浦七浦白節其緊要河港湖匯併浙直交界處所有未經開通及已開仍欠深闊與夫塘堰淫瀆陡門閘壩等項應修應濬應復舊應新置者通勘估計議處如一圩之中塘岸溝池等項不煩多費者卽令得業之家量田多寡出入修濬果係工力浩大動支洵河等銀應用如再不敷會同撫按官從長計處撫按亦要悉心遠計務求共濟不得推諉其該道并府州縣掌印水利等官敢有怠玩誤事若勢豪之家侵塞水利姑令首正免罪敢有隱瞞及違拒阻撓者卽行拿問干礙職官指名參奏其水利官營求別差隳廢職業或需索常例利已病民隱辜恩私並聽舉行如例每年終將修濬過緣由造冊奏繳復命之日仍將所屬大小官曾否有益水利照例舉劾以昭勸懲爾爲憲臣受茲重委須夙夜殫心務俾水利興舉旱澇有

備以爲益。國便民之計。如或因循苟且。虛應故事。責有所歸。爾其欽承之。故勅。

明神宗 勅

勅諭慶成王慎鍾

萬歷十二年八月二十日。皇帝勅諭慶成王慎鍾。朕以元祥大慶。恩溥渙頒。肆推宗室之賢。特舉旌揚之典。近該山西巡按官題稱王敦倫盡孝。樂善親賢。明道義而祖訓克遵。端表率而郡宗咸服。朕甚嘉焉。茲特賜勅。獎勵以彰有德。庸勸諸藩。王宜益敦素履。永保令名。茂揚睦族之休風。無負展親之至願。欽哉。故諭。

諭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緝勅

今特命爾巡撫江西南安贛州福建汀州廣東南雄韶州等府。及湖東郴州地方。提督軍務。撫安軍民。修理城池。禁革奸弊。一應地方賊情軍馬錢糧事宜。小則徑自區畫。大則奏請定奪。其餘民情事務。不須干預。爾常在汀贛二府駐劄。不時往來於汛地巡視。但有盜賊生發。卽便嚴督各該兵備守備守巡。并各軍衛有司。設法剿捕。所屬官兵鄉兵。務要嚴加選練。軍衛有司官員。有不職者。文官五品。武官三品以上。照例叅奏。其餘俱許徑自拏問發落。如在軍前。違期逗遛。退縮者。聽以軍法從



事生擒盜賊。鞫問明白。亦聽斬首示衆。事有應與各該鎮巡官計議者。須計議而行。爾受茲重任。須殫忠竭力。以副委託。如或處置乖方。及致他虞。罪有所歸。爾其欽承之。毋怠毋忽。故勅。

諭南京戶部右侍郎王緝勅

今特命爾。不妨部事。帶管總督南京各倉并象馬各草場收支。一應糧草。嚴督監管。郎中員外主事御史。於收放之際。務要關防慎密。出納分明。不許忽畧疎失。致生奸弊。如遇倉場墻廩損壞。隨即量撥軍夫修理。其監管收支官員。并倉官人等。但有侵欺作弊。及巧立名色。濫

罰米物等項。除文職五品以上。并軍職具奏拏問。其餘輕則量情責罰。重則就便提問。如有官豪勢要之人。干預攪擾。爾即指實奏聞。處治。仍監督南京各衛屯田。比較子粒。其清出撥軍田地。若有仍前侵占。及屯軍恃強奪占民田者。即與究治。割斷下屯官軍。亦不許別項差占。有妨農務。在外各省司道府州縣掌印管糧等官。徵解依期者。照例舉獎。怠玩廢事者。叅究提問。爾受茲重委。宜持廉秉公。除奸革弊。圖稱厥職。毋或乖違怠弛。自取過愆。爾其勉之。慎之。故諭。

諭湖廣布政司右叅政兼按察司僉事張更化勅

今特命爾分守上荆南道駐劄澧州撫治流民聽理詞訟兼整飭岳州九永等處兵備督理軍衛有司選練兵馬修葺堡隘彈壓苗人務要不時巡歷所轄地方仍選差員役遠爲哨探遇有大小苗人擾犯卽督兵相機撫剿賊有不出命者卽以軍法處治仍聽巡撫官節制兩受茲委用須持廉秉公正已幸下務俾苗人歛戢地方平寧斯利任使毋得怠玩曠職自取罪愆爾其勉之慎之故諭

國朝

世祖章皇帝

諭祭太僕寺正卿汾州府知府黃廷栢文

烈士酬知寧捐軀而靖節忠臣報國無舍義以全生爾山西汾州府知府黃廷栢貞毅銘心直方著行值小蠶之變血戰不屈遂隕命鋒鏑以全厥志可謂見危授命視死如歸者矣所司上聞深用憫悼特賜祭一壇造墳安葬以表英魂爾靈不昧尙歆承之

聖祖仁皇帝

勅諭陝西臨洮道按察司副使 臣 田呈瑞

茲命爾整飭臨洮道管理平慶臨鞏等處驛傳事務駐劄蘭州管轄臨洮府蘭州河州狄道渭源金縣及臨河

蘭三衛境外歸德所地方其衛所經營錢穀各官仍照舊聽爾統轄首在撫綏黎民勤宣德意約束衙門官吏胥役使之恪遵法紀無致作弊生事擾害官民監司本源既正方可表率屬員用循職業宜加意修濬城池積聚糧餉捕緝盜賊稽查逃人仍誠諭有司簡訟潔已愛民生聚教訓其屬民凡係流移人戶須設法招徠各復本業不許奸人借端詐害如大兵征討經由地方糧草舟車皆當預備以得臨時支給事竣報核毋容有司朦朧橫派重困小民爾仍稽核州縣衛所民屯錢糧專理廢藩一切租課其平慶臨鞏驛傳屬爾專理須稽察驛站錢糧核明報銷察驗勘合火牌及時應付其枉道騷擾違例需索等弊如法究治至所轄臨鞏二府鹽法宜督催各屬鹽引按季完銷所屬官員有貪殘溺職者轉報該督撫叅處爾仍聽督撫節制年終將行過事蹟開送該撫咨部察考爾受茲委任須持廉秉公殫心竭力使小民樂業斯稱厥職如或貪黷乖張因循怠忽貽誤地方責有所歸爾其慎之故勅

汾陽縣志卷之十二

藝文二

狄武襄公神道碑銘

宋翰林學士王珪奉詔撰

汾晉之氣蒙於崆峒有如其人武襄之雄始來京師感慨從軍以節自發孰莫不聞元昊蓄姦歸節塞下西邊用兵露甲在野公出大里至於杏林奇謀縱橫以警戎心上顧將帥威名無如來汝陪予秉國之樞盜起南荒乘邊弛防陷邕圍廣妖氛以猖公於上前憤然請討賊失崑崙膏血原草還服在廷越茲累年夙夜廼事匪圖弗宣將相出藩年甫五十公不復還天子為泣生莫與

汾陽縣志 卷十二  
榮歿莫與衰旂常之載其績有來有勤其初有大其後  
著德於詩以質不朽

論乞不勘狄青侵公用錢劄子

宋歐陽修

臣風聞邊臣張亢近爲使過公用錢見在陝西置院根  
勘其勘官所取干連人甚衆亦聞狄青曾隨張亢入界  
見已勾追照對臣伏見國家興兵以來五六年所得邊  
將惟狄青种世衡二人而已其忠勇材武不可與張亢  
滕宗諒一例待之臣料青本武人不知法律縱有使過  
公用錢必不似葛宗古故意偷謾不過失於點檢致誤  
侵使而已方今議和之使正在賊中苟一言不合則忿

兵爲患必至侵邊謹備邊防正藉勇將況如青者無三  
兩人可惜因些小公用錢於此要人之際自將青等爲  
賊拘囚使賊聞之以爲得計伏望特降指揮元勘官只  
將張亢一宗事節依公根勘不得枝蔓勾追其狄青縱  
有干連仍乞特與免勘臣與邊臣本無干涉豈有愛憎  
但慮勘官只希朝廷意旨不顧邊土事機將國家難得  
之人與常人一例推鞠一旦乏人誤事則悔不可追伏  
乞朝廷特賜寬貸邊臣知無功之將犯法必誅要藉之  
人以能贖過則人人自勵將見成功取進止

書狄武襄事

宋蘇軾

狄武襄公者本農家子年十六時其兄素與里人失其姓名

適餉田見之曰殺羅漢者我也人皆釋素而縛公公曰我不逃死待我救羅漢庶幾復活若決死縛我未晚也衆從之公默祝曰我若貴羅漢當蘇乃舉其尸出水數斗而活其後人無知者公薨其子詠諮護喪歸葬西河父老爲此言元祐元年十二月五日與詠同館北客夜話見之眉山蘇軾記

潤濟侯廟記

宋知汾陽軍事周燁

宣和元年夏五月今提舉秘閣開封李公始領河東水事會天久旱川流涸竭而修楠巨梓積於汾之境內者不啻數萬計是時朝廷有大營造詔令絡繹公夙夜敦促懼不時進而燁領郡纔踰月承命靡安殫思竭慮殆非人力可及乃詢父老求神之有功於民者將禱之咸言距州三十里有祠曰賀魯將軍在後魏嘗屯兵山下水遠士渴馬跑地出泉今疏其流溉田數千頃歲時亢旱有請必驗燁乃涓日詣祠默與神約且曰惟神廟食茲土有赫厥靈能於此時回枯借潤激三尺之波寬萬夫之力吏得追責敢忘神休史奉祝讀未訖有雲蔽空來庭廡變夕翌日大雨綿延浹旬一川澎湃泃泃然若

汾陽縣志 卷十一  
擁千軍萬馬如昔時。於是圓若楹者方若栝者曹雜而相依若椽者喬傑而特出若棟與梁者結桴聯筏首尾相銜屬邑晏然不勞而辦郡以狀言公異其事抗章請封以爲神寵有旨進五等爵是爲潤濟潤濟之命寔自公啟初祠無額崇寧尚郡將許侯上神之功朝廷始以永澤榜其廟時有紀其事曰微名之建煒煒煌煌當有來者繼今以請後十年乃有是封是豈無待而然邪郡人素嚮神平時祭賽惟恐後聞公爲請樂之遠近出金帛以佐完繕者日相踵由是神宇加新威靈益熾汾再歲大稔神有力焉煒嘗謂神依人而行而人亦賴神以

濟二者常相須亦各從其類也是以聰明鯁亮之神必忠孝端莊之是聽故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式穀以女又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公以靖共飭身以正直將使事乘駟禮登不憚寒暑而蒿然忠孝端莊譽孚於上下是宜神之聽之其效如此故一歲之間華資奮進乃知天子式穀而神介之福公有以取之也煒以守臣備詳靈臆且慶公能發揚隱德以聞於朝適爲序其本末刊寘廟左

重修儒學記

金汾陽軍節度使李山

汾於河東號名郡文風不替蓋有卜段之遺焉州學宏

麗年遠，舊屋荒圯，殿宇傾漏，齋廡疎剝，殆不蔽風雨。西廊四楹，舊缺未備，樓觀欹斜，危不可登。生徒講誦，未見安所。學之前後，雖有輪租隙地，而歲入無幾，莫償補治之資。以故居者相仍，生視彫敝，同知節度權州事康侯玉潤甫下車，頓瞻恐懼，思爲作新之，而費用缺如。會州有捕盜徵賞錢五十餘萬，寄貯公帑，侯曰：用是以新吾學可乎？同職者從而勸之，議遂決。卽委學正王大純率禮冢主吏郭瑛，併取地租見在傭工市材，以甲申六月乙丑始事。至七月癸丑畢工，敬者正，破者完，無者增，敝者飭，殿堂廡宇煥然一新。自文宣版位，至於鄒兗神座，各施羅幌，黃紅有差，壁繪七十二賢，就加彩色，駕悅之前闕爲六齋，分序兩廡，卽至牆垣甃墁之飾，版閣門窗之具，無不整嚴，不費於官，不勞於民。汾之庶士，未見斤斧之施，奮錘之運，而功已成，嘗謂材之難於天下久矣。君子施政，固自不同，才小而感，雖不出位，猶患未周，才大而敏，至於餘事，無所不辦。僕日觀勝事，賞侯之才，有餘，且知風俗之原也，喜而爲之書。

畢宿廟記

金汾州節度觀察使許安仁

河東形勝之地，風勁氣寒，比太行之東，不知高幾千尺也。故自古無水患，魏地隘狹，土陂山岡，歲時所不足者



雨耳。凡山澤可行雲雨。境內諸神之祠。遇有水旱。求無不至。汾州圖經載城北一里畢宿廟。自景德以前有之。畢八星。左爲天綱。趙地冀州之域。分野所在。陰雨之星。故謂之陰星。畢西方金宿。雨東方木氣。金克木爲妃。故從妃之所好。庶民惟星亦好其所好。是氣類相求者也。風雨師。春秋已有常祀。畢宿廟貌俎豆尸而祝之。亦無不可。有共舉之。莫敢廢也。晉志。箕畢是二十八宿之名。風雨師是星之下。隸兩祭無嫌。樹老廟古。年世已深。邦人香火之奉。能相與續而增新之。廟與天星之久。歲獲時雨之徵。馮思輩乞言爲記。漫序其大槩。付之刻石於祠。

昌寧宮記

金汾州觀察判官王遵古

古金天氏之子曰昧。爲元冥師。臺駘元冥之少子也。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太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沈媿尊黃寔守其祀。唐貞元九年始廟於近郊。昌寧之封。自石晉始。宣濟廟額。宋復加焉。今累詔有司。祭名山。川爲民祈福。牧民者得不欽。若天旨奉揚。仁風浴神人。導和氣哉。大定十三年春夏旱暵。汾鎮葛侯有事近郊。而亦。下日虔謝。而益以霰霖。咸慶有秋。爰因民請。俾遵古。其事云。公汾神也。山川之神。水旱厲疫則

禱之禮也。交以德，不以賈。侯感之誠，神應之速。天子之德，百姓之福。此聰明正直之驗也。銘曰：莫潤匪汾，莫靈匪神。元冥之子，少皞之孫。世長水官，有功於民。禱不崇朝，膏雨既零。禾麻菽麥，既庭且碩。豐年穰穰，民揚厥德。願侯康強，神恒血食。報之以文，勒之以石。匪直爲報，後世是則。

文湖神廟碑

全同知汾陽軍節度使雷志

大定癸卯十一月，僕祇命佐治是邦。閱視圖經，城之東十里，有文湖。東西一十五里，南北八里。湖之西側，臨湖有城，謂之瀦城。以是考之，卽古西河縣治在此。鄠道元

注水經云：水南經茲氏縣，爲文湖。深沿波討源，其來遠矣。自孝文山縈紆，疏流文谷。經子夏山東來，約三百餘里。至此爲大泊，其流溢分派二湖。曰真稽，曰元象。皆子湖也。暨四山通氣，升則致雲，降則致雨。菰蒲藏舟，蓮芰映水。汪洋浩渺，氣象鬱蔥。鄉之民漁者耕者，咸賴以育。其生夫大河之東，高阜層巒，亘相接。其土磽燥，獨此陂。匪澤流若江湖，然寔一方之勝觀也。湖碑令狐楚所製，寧閭汾水泛漲，失其所在。近者濱湖居民，利其耕墾之饒，遂相浚渠，引入於汾。太守傅公慎徽，常力拒禁阻。後秩滿去，終決而注之。遂涸，但覩平疇麥浪，綠野雲

屯農家田父之趣具矣。向所謂江湖之景，一無存焉。然而神宇尚存，四時祭祀，每水旱有所卽報，民獲其慶，但年遠片石，遂鳩一椽，中修建碑，恐後來不知有此湖之號也。遂鳩一椽，度一新，余遂書其事以永其傳。凡物興廢有定，安能久不復爲澤國邪。

三賢記 雷志

戰國諸侯皆以征伐戰勝爲事，公孫衍、鬼谷子之徒，從橫詭說，捐去仁義，終不能救削亡。獨魏文侯招來賢俊，好義而忘勢，屈節待士，卜商、碩儒也，躬其篲而不勞，干木、貞士也，式其廬而加敬，子方、仁人也，聞其言而嘆息，皆尊禮而師賓之。於是稱魏賢君，謚之曰文，延及子孫，皆三人力。迄今千載後，想望其遺風，不忘爲之立祀。四時薦享，誰曰不宜。予佐治是邦，重違鄉人之情，遂爲記。

西河尉陵里劉王廟碑銘并序

元汾州學正王元吉

夫汾郡之西里，有屬慶雲之鄉者，名曰尉陵。居民繁庶，雞犬之音相聞，風俗勤儉，務於耕農，桑果園蔬，至村落之間，尤爲茂盛。崇岡峻阜，近以相臨，景物饒益。舊有劉王廟，乃亡金皇統三年癸亥之所創建也。殿宇壯麗，神像儼然，龍奮在梁，勢相奔戲，路門廊廡，補葺仍新。幽寂

清虛庭樹森鬱實此方之勝境也每值亢旱有禱輒應  
甘澤沛然而降屢致豐登生民之所賴焉爰揆神之所  
由是乃龍之謂也預示本形於母以顯其靈蓋自古帝  
王莫不感於奇異報以嘉祥乾道變化誕爲人主各致  
殊勲或禪讓以拱垂或征討而相繼一興一廢世代相  
因嗣漢光文帝諱淵字元海冒頓之後左賢王劉豹之  
子昔漢高皇以宗室女爲公主妻冒頓約爲兄弟故子  
孫冒姓劉氏初豹妻呼延氏魏嘉平中祈子於龍門俄  
而一大魚頂有雙角軒鬚躍鱗而至祭所久之乃去巫  
覡皆異之曰此嘉祥也其夜夢旦所見魚變爲人左手

持一物狀若雞冠光彩非常授呼延氏曰此日精也服  
之生貴子寤而告豹豹曰吉徵也自是十三月而生左  
手文理似淵字遂以名焉幼好學師事上黨崔游習毛  
詩京氏易馬氏尚書尤好春秋左氏傳孫吳兵法略皆  
誦之史漢諸子無不總覽嘗謂同門朱紀曰吾每觀書  
甚鄙陸無武絳灌無文遂學武藝妙絕於衆猿臂善  
射膂力過人姿儀魁偉身長八尺四寸鬚長三尺餘中  
有赤毫三根長二尺六寸屯留崔懿之襄陵公師彧等  
皆善相人及見驚而相謂曰此人形貌非常吾所未見  
也深相崇敬其先單于渠居美稷使子於扶羅將兵

助漢討黃巾於扶羅以其衆留漢自立爲南單于於扶羅死弟呼厨泉立以於扶羅子豹爲左賢王魏武分其衆爲五部以豹爲左部帥其餘部帥皆以劉氏爲之晉太康中皆家居於晉陽汾澗之間泰始之後秦涼覆沒帝疇咨將帥上黨李憇曰陛下誠能發晉陽五部之衆假元海一將之號鼓行而西可指期而定孔恂曰李公之言未盡殄患也元海若平秦涼斬樹機能恐涼州方有憂耳蛟龍得雲雨非復池中物帝乃止會豹卒以元海代爲左部帥太康末拜北部都尉輕財好施推誠接物五部俊傑無不至者晉車騎將軍楊駿輔政以

建威將軍五部大都督封漢光鄉侯惠帝失政盜賊蜂起淵從祖劉宣等竊議曰我單于雖有虛號無尺土之業自餘王侯降同編戶吾衆雖衰猶不減二萬何斂手受役奄過百年左賢王英武超世姿器絕人若天不恢崇單于必不虛生此人也至左賢王上大單于之號二旬之間晉人歸之者有衆五萬宣復進曰今天賦晉假手於我不可違也天與不取反受其咎願單于勿疑淵曰夫帝王豈有常哉昔漢有天下恩結於民吾漢氏甥乃建國號曰漢永興元年築壇於南郊卽漢王位下令赦境內改元曰元熙以右賢王劉宣爲丞相後又遷於

蒲子所屬從附人樂推尊永嘉二年卽帝位改元永鳳  
建都平陽追崇漢高皇以下三祖五宗而祭之羣臣進  
封爵各有差永嘉四年卒謚曰光文廟號高祖由此觀  
之乃非凡之所及也生則爲世主沒則爲冥神又能與  
黎民降之福享此一方之血食宜哉歲在強圉大淵獻  
中元日時祭禮畢里人侯邦琪左珍等退立於庭中顧  
相謂曰先代父老興建如此之功德我輩何不紀諸貞  
石以彰神之威武并敘其立廟之本始庶不湮沒衆皆  
喜曰常存心於此事奈爲遷延歲月深遠無能爲者願  
從所謀於是遂命予爲文再三辭之固不獲已曰文則

吾不能謹撫神之事跡用傳不朽而爲之銘曰仰惟冒  
頓神之祖先漢以公主妻相愛憐約爲兄弟寧朔衛邊  
冒姓劉氏子襲孫沿羌渠依國大河危巔扶羅子豹娶  
氏呼延龍門祈嗣魚游祭前夢神持帛光彩瑩圓服之  
生子降靈自天左手文理有名曰淵經史兵法總覽諸  
編年幾弱冠文武並全相者視貌莫不愕然出類拔萃  
真乃聖賢黃巾寇交祖統兵權領軍數萬助討漢煙因  
留處漢積有承年歷至魏武強大勢連分爲五部散居  
汾川爰遭晉亂從祖劉宣共立元海卽帝位焉嗣漢之  
後聰握符乾此邦撫治澤民惠偏感恩建廟代代相傳

迄今濟旱雨我公田遂及私晦報祀禮虔大元至元二  
十四年歲次丁亥十一月壬子朔日戊子初五日壬辰  
從仕郎汾州判官西河縣馬天錫忠顯校尉同知汾州  
事將仕佐郎西河縣主簿程德明武德將軍汾州知州  
兼諸軍奧魯兼管勸農事承事郎西河縣尹兼諸軍奧  
魯兼管勸農事高栢奉訓大夫汾州達魯花赤兼諸軍  
奧魯兼管勸農事忠顯校尉西河縣達魯花赤兼諸軍  
奧魯兼管勸農事怯烈鄉貢進士王俊民書承務郎前  
同知汾州事李望篆

呂簡肅公神道碑銘

元虞集

公名洸字蒙甫大原汾州西河人蒙泉者大濟王鉅書  
而錫之號也性篤實方正承乃父彰德公教潛心性理  
既冠觀光京師以國語文字爲廣平大名教授秩滿辟  
內府史復授承事郎監豐穰倉論謀爲京倉最遷通政  
院照磨能聲不著大定甲子朝論以公優於理授承直  
郎備用庫副非素志不拜又除河間等路鹽運使經歷  
以疾辭時中正院狄公知公抱負授承德郎都府經歷  
公勉就職擢淮西道肅政廉訪司知事將行復拜大宗  
政府左右司都司尋拜江南諸道行御史臺監察御史  
首言八事開經筵嚴衛禁清選法舉賢才復常平設義

倉儲之屬修武備其貪鄙罷懦皆苗莠髮概之其治績  
顯然者薦諸朝天歷初四川兵叛公守省湖廣料賊兵  
必東乃將行省平章劉安恒等分兵守歸峽潛授方畧  
謀知有備不敢東使大江南北得奠枕者公之力也由  
南臺都御史遷海北海南肅政廉訪司事既至興學校  
厚區俗按海南四郡明年按海北五郡訟息化行高城  
深池以備盜浚梁立棚以防姦揚威有堂以習武通極  
有關以禦暴寇至弗能害寇退老稚相泣曰微呂公吾  
屬俘死矣有疑獄參伍得失俱賴以免嶺海之間去天  
日遠民之鬱抑多未獲伸公洗滌冤滯不可勝記南閩

洞蠻構難誘陷鄰境公單騎叩賊巢來降者以萬計剪  
木通道冒險夜行旦暮不得息人不能堪而公處之晏  
如先是客死海南者皆委之水火公惻然捐俸金市雷  
陽高壤地垣以護其葬屋以庇其祀名其堂曰澤幽化  
洽南土聲達天朝上遣使特賜服以勞加中憲大夫移  
遷嶺南道肅政廉訪司事凡所行悉如海南北其孤寒  
子弟公割俸延師以教育之民告饑吏白當聞公曰比  
間動淹旬月吾不忍赤子之絕於乳亟命發粟賑之墾  
屯田教樹畜凡爲民興利除害者汲汲而勇爲之至順  
三年四月十九日第峽歿於家公聞之泣曰二親年邁



一第又亡其能居乎乃歸省親老幼遮道垂涕不忍別就道詔加亞中大夫僉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司事未遑赴任亟歸途中聞乃父恒齋公已歿矣丁父憂服除起爲襄陽路總管本路諸軍與魯總管管內勸農事既至一新約束明憲令先之以告戒申之以懇切未數月襄民大化丹夫子之宮牆碑六賢之封誥增廣生員申明勉勵揭示白鹿洞規不惟郡邑有所師社學亦從而興起新社稷壇葺三皇廟凡庫局亭碑廊而宏之備水滂防姦慝便於民者知無不爲凡爭訟積年不決者決於公之一言有誣服殺人者在禁六年五府不能

竟免其辜有妖言惑衆者株連數郡止坐首惡餘誣者得自白禱神雨應拜火風回甫歲餘以侍親歸襄民泣留者數千人丁母憂服闋詔加公爲刑部侍郎公達於律學審事平允聲譽甚著丞相脫公偉其才平章王公引見上記其桂林之政特賜服以寵異之大名天府也是時上方勤恤民隱慎簡守令公作新治化乃授公大中大夫大名路總管兼府尹本路諸軍與魯總管管內勸農事知河防事既至修明政教丕變舊俗餘如尹襄陽而加詳焉至正甲申秋七月水大至幾入城公督官屬堅隄防民竟免害及羣盜起大掠燕南而齊魯尤罹

其毒恣賊騎兵數百至時夜未半公方巡警聞之撤西  
南二門以待賊七載衝要謀知不可入賊乃退會臺議各  
道憲長公以宿望擢拜嘉議大夫海北海南道肅政廉  
訪司使十年而重來老幼咸乘風濤而至如復見其父  
母焉雷境有譚福旺者據險遠擅股剝其民或忤已必  
因官府文致其死或竟殺之其勢延水陸數百里有司  
莫敢問帥府懸捕盜之賞譚持檄遍虐其鄉俘平民以  
獻曰此盜也又執傍近之人以告曰此賊黨也凡百十  
人有司通爲姦利獄久不可決會陳斗柄被追攝與捕  
宰相拒譚大煽其虐無辜甚衆吏更蔽之公亟命捕譚

至罪如山積一一欵服朔州民羅冲仁與譚並稱二豪  
逮治之罪尤甚於譚二酋服辜海民始得安縣吏有强  
委禽迨良家女爲妾者女家不願適女過市捧而詬之  
重辱之女憤投水死憲府按吏以法有二商船遇盜盡  
劫其貨商之徒十九人浮以登岸告岸之父老因執以  
爲盜獻諸官有司弗察憲府問之得其情罪執者求真  
盜有商郭儀舟白沙浦夜遇風登貨於岸岸人掠之而  
韓氏兄弟迨至得所遺物甚微郭詣韓取之欲盡償所  
失有司以盜論韓而白諸憲府得其情謂韓拾遺非盜  
按律免之其人寇遂溪石城及海康諸鄉官府驅賊退

民有執盜後者繫獄吏用其辭以爲皆鬱林博白民移  
文捕之博白吏械良民與已讐者六人以致憲府問得  
實皆釋之凡如此者皆足以服民志使荒遠之人知國  
家法度不可犯憲府政治不可欺賄賂黨與之不可恃  
誣罔羅織之不可行此其畧也至正六年除嘉議大夫  
山北遼東道肅政廉訪司使赴任歿於海北雷陽之民  
如失所恃以聖恩扶還靈柩葬於洪哲里先塋之次前  
夫人吳氏稱及請謚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輜車都  
尉追封河東郡侯謚簡肅然內助之功再娶王氏方氏  
居多焉公二子長曰權次曰楷一孫曰達海亦兒凡

公自筮仕至屬纊其行狀則河東田渭棗陽縣尹徐徵  
朝列大夫國子司業潘廸等之所撰乃子權謹書而備  
錄之屬予銘焉銘曰於皇聖明龍德在淵鑿茲臣庶念  
無遺賢濯濯桂林司憲之貳其父訓奉職盡瘁乃錫  
天章以畀其家惟久惟恒則汝家帝開明堂召用舊  
臣寢貳憲郡秉國之鈞上憂人信任是使郡府使節  
往稱其使瞻茲島夷海波間心要荒弗治從官實來寄  
重事煩不遑眠食不以細務竭心力商困於盜脫身  
自歸反爲吏執加以赭衣民室家吏欲強婚迫之自  
沉孰究其寃民有強梁恃險劫姦奪貨殺人何有憚

捕盜有賞盜不時得平民怨不桎梏爲賊留獄無驗至  
正六年毀家殞身誰爲之言凡此之流善良瘖瘂狙詐  
壘斷何適非賈蜂螳捨攘職此之由不渙其羣吾民曷  
休煌煌繡衣旣信旣久無情之辭一見立剖羅織鈎箔  
畧不得施蕩蕩其安于于其心父母妻子晝耕夕寢惟  
蒙甫公貽我豐稔惟皇聖明苗寧念茲遠人所安錫召  
以時歌以參蕭燕以湛露遂和昕朝百福來昨

狄武襄公祠記

元學士木真

宋制兩府瑩域皆建寺以守樞密使武襄狄公之兆在  
西河慶雲鄉寺曰奉親顯慶公薨餘三百年佛寺時蓋

而公祠迄未立至正丙午右轄趙公立信開闢汾州始  
肖公像而圖其遺事祠祀告成主僧文釗具石請紀余  
曰古王霸之畧皆定於畎畝非仕而後學也武侯因資  
全蜀淮陰規取三秦隆中漢中之素論也豈嘗試而僥  
倖或成者乎武襄公之平邕廣始受鉞坐籌齋閣智燭  
萬里旌麾不出國門而郊原之鉞已致股掌間矣夫勒  
銘桂林其戰陣進退悉符所籌尙何愧於韓葛哉又考  
郡籍見公不欺其君不誣其先不遺其兄不驕其士温  
恭卑牧藹藹乎春風冬曦其生也袞衣赤舄隆時王之  
眷沒而享鄉社之祀於百世使汾人齋明奔走洋洋若

臨皆公宜得者非幸而奄有也時嘉平記

禱雨感應記 木寅

至正丙子余歸畊田西河之上日與田父埜老處痔錢  
鑄察雨暘盼盼而望歲父老亦樂以豐歉之候告余夏  
五月不雨父老曰噫將無麥乎太守宋侯聞之懼而禱  
禱而雨雨而妨獲父老曰噫終將無麥乎宋侯復祈之  
而霽麥遂登閏月又不雨禾悞如欲稿父老曰是無秋  
矣宋侯憂心如熏徧走羣望三日而四境霑浹歲以大  
熟既禘而酺父老酌醴屬予曰今雨暘時若黃茂穎粟  
仰足以供王賦俯足以畜妻子熙熙乎終身飽矣有極

幸者皆吾侯之賜也吾子畊吾土侶吾儕胥溉吾侯之  
澤沾吾侯之賜予粲然爲之舉父老曰欲雨斯雨欲暘  
斯暘果何術乎予曰抑誠而已矣術何有哉宋侯之臨  
民也敬持已也肅辰出而酉歸早作而夜思洞洞無惰  
容敬民事也櫛空完衣食不重肉庭闈焉絕私謁肅已  
躬也維敬維肅修誠之道也故能通神明感天地雨暘  
如祈應其誠焉耳術何有哉父老列拜曰鄙夫何足以  
知此惟吾侯生活之恩淪骨稱兕觥躋侯堂以壽侯侯  
固吾邾願具石刻吾子之言庸壽侯於永世則愚衷庶  
幾少暴白乎予曰諾居旬日來諗曰石謹具予因文其

辭俾書刻之。侯名思祖，字起宗，邢之沙河人。由憲使者從事入官，登佐大府。所至有聲云。是歲冬十月記。

重建林宗祠記 明 廵按郭桓

郭林宗先生，漢名士也。不晦跡於野，不苟祿於朝。德業聞望，高出一時，而不與黨錮之難。所謂明哲保身，信足徵矣。洪武癸丑夏，余分廵平陽道，經介休，嘗造其墓側，愀然對時，綿山殆天相乎。冬十二月，達汾州，學正梁舉語及先生祠。在本學儒宮之右，僅存碑刻。余因嘆曰：自漢而下，世之學聖賢者，不高蹈遠引，則沒溺名利，勉強乎中庸，無幾焉。先生雖丁艱難，而動靜云爲，從容中道。

獎勵後進，靡不成才。非善學聖賢，其孰能之。天不假年，誠可爲時惜也。血食後世，亦何愧哉。興廢補弊，尙待其人。知州漢陽胡德源聞之，遂帥僚佐，卽舊基起祠一間，而塑像於內。先生道化之懿，宛然羹牆，可謂勇於義矣。祠成謁之，因紀實云。

汾東關建城記 明 孔天胤

嘉靖庚子秋，匈奴寇邊，及我樓煩。由是幅幘蓋亦有輔車之戒，唇齒之虞焉。時廵撫大中丞中川陳公，亟下令言備於未然，斯無患其來。今郡縣外無河山之險，內寡藩垣之固，奈何用戒不虞哉。其議所以繕城郭，築堡寨。

毋緩。是時左叅政疊川於公。方徙鎮冀南。埋輪汾上。式宏憲典。爰理化機。誅鋤姦穢。照察隱微。盜賊遠遁。流亡四歸。羣生和植。百務允恢。得茲繕城之議。卽慨然語吏民曰。是在我矣。夫汾編氓十萬。城中居者不及什一。而占東郭外者。殆十之三焉。其勢三而當郡孔道。其民市殷富。然曠屏蔽。何以示守焉。故專爲一城。以保障之。宜莫先此矣。遂檄州判馬君負圖等。跡久湮之故址。復強占之原基。定之表經。載以繩約。諭居民各以其力而修築之。而太守張侯又新政而善作。於是百姓欣然以爲爲已防患。乃協心趨事。併力獻工。不閱月而厥城告完。

延袤九百丈。有奇。樓堞四望而森嚴。視內制蓋翼翼如也。由是諸鄉之堡。亦次第以考成焉。初議築時。人或難之。謂非千金之費。全民之力。竟歲之期。弗克臻也。然備物則因之。民用力役則輸之本。居成功則假之。旬日是其舉事若甚鉅。而其營則甚省。其動衆若甚勞。而其情則甚悅。其就緒若甚難。而其効則甚速。昔人有築舍道傍。三年而不成者。志其渙也。今其築之。以爲民也。故民心一焉。築之以自防也。故民力齊焉。耆民雷景升等。願刻石紀頌公德。予因陳公之遠猷。列於公之惠義。著張侯之勤始而善作。及馬君之董理而不煩。與夫管執工

役分命視作之人咸併錄於後焉工起於庚子九月之季落成於仲冬之始明年辛丑六月上日而刻石

新甃汾州城記

明孔天爵

夫城何言新甃也尚於舊也舊畚土而築而今包之甃也汾城古西河地其勢阻山帶河稱要害其城方廣千六百丈高三丈二尺蓋上制百雉之軌云隆慶元年丁卯北寇平琿石州城破遂憑陵我疆堡寇退乃大議繕城三年己巳增高於舊一丈六尺然宿土暴見築壓則多塌於是分守左叅政張公分廵副使董公劉公更議所以甃之乃命官計度其事有五一日定功以包牆五十丈爲一功四面各八功通定三十二功計用工匠八百名夫七千二百名二曰定料以牆廣一丈高四丈八尺爲率定甃及石條石灰爲數各如十通用甃二千四百二十四萬枚石條四千丈灰萬車三曰定直計甃以萬石條以丈石灰以車爲率直銀爲兩各如千通用銀萬九千有奇計匠以百計夫以千爲率工食爲兩各如千通用銀七千二百有奇而餼廩犒賞之費居外四曰定財計照糧起夫照夫徵銀出銀募夫而不用其力率以糧十石編夫一名名徵銀三兩凡以徵民兼之帑羨通得銀之爲兩二萬九千有奇五曰定委記功三十有

汾陽縣志 卷十二 藝文 三



二、每工委官二員，富民一名，通用官民九十六人，分管造作而州正佐二總管督視。凡既備矣，以五年辛未二月興事，適張公陞去，左叅政紀公分巡，乃申畫董正。至六年壬申，告有成績，其甕城之未甕，濠隍之未挑者，復次第綜理。至萬歷元年癸酉六月，告完其雉堞，聯延樓櫓相望，什器儲備，填委錯陳。其上隆崇寥廓，日薄星回，其下盤紆輦回，環隄夾渠，其周圍四面削成，均毗截業，卽易謂設險。詩言崇墉茂以過焉，至其說以使民一勞而永逸，義以制事，小費而大成，其爲民社之計，誠甚殷矣。郡中因屬爲記。外史氏曰：昔楚使公輸班攻宋，聞

子之捷而謀解，是公輸之善攻，不如墨子之善守。魏武侯諷山河之美，而吳起折之以德，是墨子之守，又不如吳起之善。故起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豈偶然哉？夫天下之事，忽於豫，非智也；畧於備，非仁也；怠於成，非勇也。當是時，其修政教之紀乎？其講府兵之制乎？其舉團練之法乎？其精器械乎？其廣儲蓄乎？其重官守乎？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得其人，萬事理，不得其人，失之千里。明廟謨，固廸之久矣。是役也，知州甯策議其始，同知夏詔判官邱思敬總其事，知州鄭逢時理其中，知州周鐸纂其成，而同知劉禴判官高魁、吏目陳邦佐，皆與有勞。

焉。夫春秋之法，君舉必書，茲其大者，記之不可以已也。  
創建泮宮亭橋記 明孔天胤

泮宮之前，舊有池焉，以象學海也。取揚子百川學海而  
至於海義也。然歲久淤塞，嘉靖癸亥春，吳公道南來守  
是邦，渴學省覽，斯池喟然歎曰：是學海也，而顧堙之哉。  
爰命工除淤塞，通漭洩，又曰池矣，而弗亭，則池與我猶  
判，渙也，亭矣，而弗橋，其絕航斷港乎。於是築臺於池之  
中，而建亭其上，名曰聚奎。又締一橋於北，名曰步雲。工  
既告完，師生乃謀刻石以紀，俾外史氏記之。夫易稱天  
地象法，俯仰觀之物之與身，遠近取焉。言聖人之翼道  
興教，廸學至易矣。今余以其虛而受淵，而時出者觀池，  
則池其道乎。是故蓄言受洩，言出也。以其建中而極者，  
觀亭則亭其教乎。是故聚奎者，文明之象也。天垂象，道  
顯文，真儒出而其教明也。以其循序而上，達者觀橋，則  
橋其學乎。是故步雲者，高明之象也。山川出雲，連連不  
絕而升，大空學之不已，而日進於高明也。君子由教以  
勗其學，由學以致其道，亦猶由橋以達之亭，由亭以進  
夫池也。取譬豈遠乎哉。夫道也者，人之心也。心本虛，自  
欺則窒，心本淵，自滿則淺。學者毋自欺，則窒往而虛復，  
不自滿，則淺去而淵存，亦猶夫池之治也。自決其堙者，

始也夫以虛淵語道則微妙而難知以中極語教循序  
語學則彰察而切見教也者教此者也學也者學此者  
也無二道無兩心也功曰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  
慮其斯之謂矣夫取川之學海也蓋作池者之初機而  
究竟其至令學者得所津梁則太守之垂範也遠是宜  
銘之以永保黌序云時同知宋君嘉猷判官馬君宗儒  
贊厥成事學政林君大槐方端本正文以印來學而訓  
導高君岡李君應科協心底同諸生亦胥丕應適會逢  
茲舉重作新之所謂無小無大從公於邁吾道之興良  
有兆乎

重修汾州儒學記

明提學僉事薛亨

汾州古臺駘地阻金嶺倚湯泉潞汾如帶俗尚儉重文  
義近競豪奢爲晉輿區文廟設在州東南起金大定重  
修於洪武正統間齋堂祠廡咸具歲久漸頽且尊經閣  
前空濶其礎一亭啟聖祠越在閣西北三賢祠僻居東  
隅地俱四制又狹方位欠正人神弗妥兼各學舍罕蔽  
風雨出入透迤殊非蕩平體州守白君夏謁學有感慨  
任修復繕以用不敷爲難乃謀諸宗藩士大夫云佛老  
外人倫世故止緣清虛動人凡名巒勝趾窮極壯麗  
施材輸工無歲無之吾輩得翔翔禮樂之化揖讓文物

之天秋臺皆聖賜也。卽非士林尙宜欽崇。矧與文獻其容坐視。能捐一金資一力者。卽徵其義。願請旌揚。僉聞之津津。惟命有慶。成王宗川。子夙好學。首捐金百爲之倡。由是助者衆。積至五百餘。輒石木料胥此辦。惟工食夫力藉諸民。規畫定始。聞之守道梁靜齋公。按院趙卓菴公。撫院侯葵所公。三公嘉白君能重邑人義。除移文獎荅外。各出數鍰佐厥役。不期月。傾者固。彫者飾。隘者闢。偏者正。巍然煥然。非復昔之陋。汾士感君誼。欲勒諸石。先繪厥圖。示余。按圖。櫺星門外。豎先師坊一坊。下有龍池。今淤。濬深。勿誇。以上。置。石。十有八。經。畫。圖。記。

欄中築方臺亭其上。池南有坊曰青雲得路。東標龍騰汾水。鐘樓峙其左。西題鳳翥卜山。鼓樓夾其右。左山敷教坊入。有入室亭。亭北有書舍。舍北爲學正宅。右由觀德坊入。有射圃亭。亭北有司訓宅二。又北爲三縣公館。明倫堂後爲尊經閣。閣後爲敬一堂。俱有南亭。後爲啟聖祠。祠西有書院。東有三賢祠。又東城隍建大。簡啟鑰坊。坊之南。西向者爲奎光樓。步雲梯。料半拆舊制。多創新。重垣複道。恢豁方直。聖宇儼然。中峙如洞府。誠哉數仞難窺也。觀厥外者。飄飄然有凌雲折桂之想。游厥中者。翼翼然動升堂入室之懷。其加惠後學深矣。汾之文

運不自茲。曷邪。嗚呼。均是辟雍也。始而執經問難。圖橋觀鵜。繼而砥柱存焉。鞠爲蔬園。非地有升降。學與不學。故也。諸生誠能自是。必思義。人是門。必思禮。履是基。思忠信。啟其鑰。思誠正。則鳶飛魚躍。皆吾神之游衍。雲行雨施。皆吾氣之布濩。風清月朗。皆吾襟之瀟灑。不登雲。雲未嘗屯。不步月。月與之將。是聖徒也。反是。獵聲利。役耳目。則月露形。風雲態。祇見其靡。雖有登龍擬。不無亢龍悔。區區池中物。又奚取焉。故增飾宮牆者。修學之文也。增修德業者。修學之實也。慎毋徒以名求之。遂沒也。訪其勞者。孝義主簿劉希曾。考其成者。又左。

襄野公張與梁俱純明。右文白君得恃以行其志。故并書之。用示來哲。

汾州西關建城記

明侍郎王緝

夫保障之道。莫大於金城湯池。若據要衝。完形勝。尤金湯萬全之計。顧兩端俱備。輿圖所難。乃今汾郡兼得之。汾古西河地。彪下雄峙於西北。汾曲縈迴於東南。山河之固。由來擅美。第宗蕃繁。衍風俗。競奢罄中藏。事外飾靡靡。無度。致使北虜窺伺。延頸垂涎。往昔之虞。無論已。迨隆慶丁卯秋。遂大舉入寇。路經石州。攻破之。徑抵汾州。雖大城有備。無敢近。而郊坰村落。不任傷殘。夷考其

來則由偏關。夫晉北邊境其關有三。中寧武東鴈門其勢皆與雲中相表裏。寇至而顧忌尾後多不深入。惟偏頭一關。以急而難。尖而峭。突而長。驪與嵐而下險無可扼。以危而難。者不慮憂焉。謂宜城守西關以危亦倚之。公之守河也。不問月而功德懋著。頃者。軫念地方為久安計。正在經營。適大叅知梁公以分守下車。仁政鴻流。若合符。遂建議。爰白兩院。剏建此城。乃移軍備兵馬。註劄訓令。甫下。晉寧臬司

公繼政。先後協心。肇自九月八日。至次月八日。即有成緒。週迴三里許。共五百六十八丈。基廣二丈八尺。頂闊一丈四尺。墻崇二丈五尺。加以雉堞六尺。通計三丈一尺。其方如矩。其峙如岳。墻外濠塹二丈。俯深仰高。益巍然矣。墻之隅有敵臺。共四座。門之旁有護臺。共八座。隨臺。二間。守望擊柝。誠得所依。蓋非特規制森嚴。而右望左周。市形勝至此。完矣。要衝於此。據矣。乃白公慮遠。慮深。城外濠塹。並城內田糧。悉與開除。催科之阡陌。無不。端之闕闕。宜聚者之日庶也。梁公諱問孟。號靜齋。河南新鄉縣人。張公諱一齊。號襄野。河南睢陽

衛人白公諱夏號南道河南潁川衛人同知州事王君  
專董其事終身終歿口無虛時其功亦不可泯王君諱  
登雲號置菴陝西高臺所人

重修北平襄公廟記

明侍郎王緝

夫測元黃化於萬廷之上者多不親汗馬之勞折衝禦  
侮於時康之外者或難受阿衡之寄是故允文允武出  
將人相歐仰古今指不多屈三代以上不可尙已漢唐  
以來宋之狄公其崛起乎公諱青字漢臣西河人丰姿  
奇偉氣節軒昂端毅寡言慎密善慮計事必中機會行  
師先正部伍紀律清嚴賞罰明信待士卒每言言

俘馘必與分功若其揮霍神運剖斷風生烈烈轟轟尤  
難殫述故尹洙特薦韜畧重於韓范仁宗倚任忠勇比  
之關張寶元初西平元昊身親二十五戰摧克陷敵戎  
狄寒心皇佑中南征儂賊奪崑崙定邕管磨算奇謀蠻  
夷善服凱旋拜樞密使平章政事四年間夙夜一心進  
圖匪懈綱紀森肅權貴不撓至和之治在宋有聲皆公  
襄贊之力也可不謂文武全才將相名世乎觀余生長  
同坊居處鄰德仰止雖切崇禮無由爰輯諸傳記所載  
加以採訪纂爲一編同郡方伯孔公天爵慨爲叙讚命  
之曰功行有紀寶跡也鈔梓未幾適督學憲副鄭公旻

以校藝至。聞而祭之。復檄郡守張公。一敬選公苗裔二人。籍學官第。子員。俾奉祀。守塚。世世相繼。甚盛典也。顧英靈義氣。則歷百千世。以猶存。而廟貌塚塋。迄今五百年。而稍廢。凡經過者。無不嘆息。因潛議。撓修焉。而力未逮也。詎意郡中賢王慶成。宗川。永和。恒南。尚義。協心捐貲。充費。乃分守大衆侯公。世卿。郡守周公文耀。雅重鄉賢。復厚助之。至誠昭格。神力潛孚。大義攸倡。人心不應。一時宗儀耆彥。無不慷慨輸財。畚耒雲集。工匠子來。鄉耆古文明。程良義。曹大民。輩十餘人。毅然任事。肇自萬歷十七年二月。至九月。卽告成。正殿五楹。左右翼爲甍。洞東西廡各十楹。樂樓五楹。大門三楹。兩旁各一楹。門內兩廂各五楹。仍舊鼎新。隨缺增補。棟宇巍峩。規模宏敞。誠足以昭崇奉。而安神靈矣。抑余尙有說焉。地靈人傑。固理數之必然。豪傑挺生。實曠世以相感。滌穢有唐。郭汾陽王中書令領元帥。公則以節度使拜樞密。出總將符。入掌相府。分位等埒。無論已。惟念公汾人也。郭公當平蕩懷恩之後。亦嘗如汾。豈汾上山川之靈秀。能鐘毓鄉賢。又能感召名宦歟。實地方之洪庥。而士民之懿範也。論世上嘉斗山在望。郭公先達。驗之於公。爲益顯公繼於後。質之郭公。而有光曠世之感。良非偶爾。因併



及之若公之忠貫日月威震華夷傳述雖見大畧而不  
文莫罄頌揚在青史記載固耿耿不磨也夫復何言

汾州新濬諸泉圖記

明冀南道林一村

萬歷辛卯春余不佞奉天子命分藩於汾實文學子夏  
講授之所甫至輒戾泮視諸生徒陳禮容說經義則雍  
雍如也秩秩如也已而閱其博士家言則又洋洋灑灑  
如也蓋有文學之傳焉猗歟盛矣乃二三先達後間稍  
稍不振儻風氣則然歟及奉羽檄戒嚴城守而濠無跨  
蹄之水夫水關形勝尤萃風氣以汾之沃壤與區不有  
深池卽城高百雉安所稱形勝哉適檢郡乘見州治西

三十里有賀虜將軍馬跑泉山濠入泮可三之一歲久  
而堙守茲土者每議濬之以流入滲沙費不貲而止余  
謂闔廬之川鄭國之渠詎曰天造地設亦人所爲也此  
必有兼併之家故爾阻撓者爰就質於司徒王公公然  
余言且謂馬跑外若上林若向陽西北諸泉皆可鑿而  
引之因出永豐渠記示余雖渠止雨集潢汙之水清泉  
不爲民用然亦見水道之可通矣尋委判官劉杞指揮  
齊網疏逐水道而慶成永和二殿下與司徒公各捐穀  
三十石以助工費旣而州守劉君衍疇至又鑿是泉而  
甃焉未浹旬泉遂湧達惟是上林向陽之議猶有唯唯

否否者。詎知水之流也。無地無之。古有剗山而泉飛拜井而泉至者。具載往籍。夫非可考鏡者乎。顧檻泉正出。洗泉仄出。獨沃泉懸出耳。乃檄劉守董其役。而以同知楊嘉慶及齊指揮佐之。竟不擾夫征。不糜帑藏。未數旬而西北諸泉俱與馬跑合。達城濠。遶洋宮矣。濠故低。壩水一瀉不可聚。仍築壩。凡五。以障其流。壩成。匯爲巨浸。於是高城深池。擬金湯焉。而支流足溉民田數十畝。歲且有秋。無何。張生世蘭。劉生敬容。以秋捷報。汾人士翕然以爲風氣之驗。蓋時與事會云。事旣竣。士子謂余宜紀厥成。余惟水之爲用大矣。昔孔子觀東流之水。以無爲似德。循理似義。洗洗不涸似道。赴千仞之谷。不懼似勇。其萬折也。必東。似志。而子輿氏又曰。必觀其濶。旨哉。深乎。誠有味乎其言之也。乃今匯諸泉流。環於半壁。寧冀汾士以文學捷科目已也。繹孔孟取水之意。當有進於是。第令汾人士澄心定志。探源放海。則道德義勇。渙爲至文。將居則聖涯涇泳。出則皇猷潤澤。允爲國家增勝矣。奚翹汾一方哉。是役也。經始於三月。告成於八月。非二殿下不能成。余志非司徒公不能啟。余蒙非州衛諸執事亦不能贊。余所不逮。噫嘻乎。固王侯士大夫諸執事之力也。若夫循故道而益濟之。無爲兼併者所奪。

則歿後之君子因勒圖於石而係之以辭曰彪介之間  
有茲其泉如醴如醴混混源源靜沸雲根潛分石液既  
鑿既疏需爲膏澤其澤伊何溉彼東臯濠益而深城增  
而高源遠流長載清載冽環我黌宮地靈人傑言觀其  
瀾盈科游浚諗爾多士戒止學山

創建汾陽縣城隍廟碑記

明知汾陽縣張邦俊

天下諸郡邑祀城隍神於昭代爲通典蓋所以衛生民  
而協和其上下也汾故爲州逮今上之二十有三年命  
立爲郡而汾陽之邑實始創焉壬寅秋余不佞縮墨山  
城下車首謁神神尙耐於郡城隍廟觀其非制怒焉洙

心且聞比歲多亢旱火政弗修閭閻殷殷靡有寧處厥  
咎維何乃集諸父老謀曰先王慎制祀以爲國典廟貌  
弗稱其何以妥神明而令斯民有所瞻依也射父有言  
敬而不賈則神降之嘉生神無專祀賈孰甚焉其弗爾  
禱明矣事神治民則何道之遵諸父老唯唯願受成遂  
卜址立廟於邑治西日久不雨方以爲憂及是而甘霖  
遂降四郊沾渥官師氓庶交相怵舞賀神功之果不虛  
已諸父老請余一言以爲記余惟城隍神職通天地人  
以明天時則佐陰陽而宣風氣以彰地利則依山川而  
固形勝以協人和則相豐享而躋樂利三者神奉天之

柄而與吾令相表裏厥功者也故邑之憑依在民民之憑依在神禍福之關神司之拊循之責令專之倘歲有火旱數有匿奸民有向隅則於天爲僭時於地爲侵紀於人爲干和是故諸父老之戚而令之所爲皇皇是圖也今廟建而雨徵神之嘉惠黎元者不爽矣其自今以達七政四序貞其軌五風十雨叶其祥赤燦歛跡雲漢無嗟而亨嘉日日至唯神之休衛金湯以設險環帶礪以永存萑苻驚戢干披是嚴屹然壯生靈保障唯神之功禔福萬井通成八蜡俾民物無天札而人春臺家化域享大有於無疆唯神之賜上宣聖天子愷澤答簷蔀之輿咻而時拊循之無愆其天時無失其地利無蓋其人和於以答神貺而慰其咨則令之所旦夕而龜勉厥職者幽明之際矢共圖之庸無虛此祀典爾父老亦有當乎余言是否是役也惟慶成永和二賢王誼篤維藩特蠲帑羨爲公功倡東平河間之風曷加乎而諸王孫暨邑士庶敬共之念切於衷靡不樂輸而願以其力自効故功不繁而告成肇工於三十一年之七月十二日開光於十月之念九日遂以是日爲神誕云乃備圭璧帥吏氓奉神而安焉更酬之以辭曰沮洳之瀆奕廟孔作神遂降祥雨暘時若雨膏雨珠雨玉雨金京坻斯積

鼓腹以吟巍然者宮神之所棲赫赫厥靈氓其永依佑我下土秩秩其祐於斯萬年庶幾無斁

重修馬王牛王蚺蚡三神祠記

明牛文明

汾陽縣舊制汾州萬歷二十一年州守劉公諱衍疇河南洛陽人因旱魃爲虐率屬肅謁三聖廟見馬王暴露於二門外慨然曰政之重唯祀與民爲政者不留心祀神之所民何賴焉於是與南善廂鄉約公正者高賓同韓國玉等謀曰普天率土雖風馬牛不相及而神之爲靈昭昭也雖螟螣蠹賊食我田穉而田祖有神秉畀炎火三神關國運之盛衰司生民之命脈吾欲合祀於一

堂奚若衆曰可乃於三聖正殿西隅有隙地創立馬王神祠遂增牛王神蚺蚡神起正祠三楹祠前廠捲棚三楹復爲其旁者三楹以供祀事當經營之日劉公親詣豎梁捐俸助工凡宗儀士庶翕然嚮應醵金有差功始於萬歷三十一年九月初二日落成於二十二年七月初七猗與盛哉飾祀典於久廢奕新祠於一朝但見丹堊莊嚴棟宇寥廓左接簷阿而華彩掩映右眺陴堦而百雉雲連寶樹青蔥同霞炫色金相燿燦與月流光誠一方之勝境也凡祈禱者恒於斯賽享者恒於斯欲紹先輩登科第者結社恒於斯又爲民興利沛澤禦災捍

患何者非神力之普存考之成周卜年八百及詩所稱  
不過曰車攻復古祭馬祖而禱之則物力爲之全盛牧  
事有成或降阿而飲池則衆魚實兆豐年粳粳良稻崇  
如墉而比如櫛則洽百禮而有光邦家三神之裨益於  
民又豈明較著矣嗟夫神依於民民賴於神三神有靈  
不遠千里豈內培國家之元氣亦且威靈顯赫外振  
四遠之神氣冥冥之中陰扶協贊可以繼三聖而爲六  
今日事竣矣巍然赫然斯民不有其功而歸之太守太  
守曰凡政之當爲者爲之無不盡況關於祀與民者哉  
惟夫能者變而通之其事可久也因而宜之其功可述

也取其宜以全其政變其故以宜於民茲非夫能者歟  
吾敢多任哉聊以盡爲民之一念耳鄉約公正者唯唯  
而退因乞余言以垂不朽余掇始末援筆而書之是爲  
記

汾陽縣題名記

明蔡成已

題名舊矣記題名者志實也夫名實相須榮  
辱存之嘻可懼乎哉汾陽縣舊汾州也汾宗踰閑  
長健訟回視有汾沮洳之俗香壤矣蒞斯土者誰不艱  
之撫臺南樂魏公爲汾計改府疏入旨可以汾陽附焉  
若時有百務倥偬文移旁午官卽夙夜拮据兢兢憂恐

供職不違。且強宗刁民率沿舊習，藐法度，輒令就之約。東中難哉。余乙未冬月，三原調繁，來宰斯邑，欲爲記。不果。今年冬，余僚友高陵劉君永寧、祿君僉曰：縣今新建，芝題名，脫不記，吾儕異日名泯泯矣。余曰：嘻，可懼乎哉！輒思之，人心有清議在，至曰：某良士，某不肖，嘖嘖口碑，詎俟異日而始臧否之邪？則斯記也，洵不可已焉者。諸君曰：唯唯。若泮廟之無，奈厥名，期與諸君共勗之。

建汾陽縣儒學記

明禮部尙書余繼登

萬歷二十有三載，中丞魏公撫晉之明年，請改汾州爲府，設汾陽縣以附之，移州學爲府學，而汾陽建學設官。

如制，詔可。於是中丞公檄冀南分守叅政麻公督同知州白象、知縣蔡成已、相郡東關吳隅，得地一區，長八十八丈，闊四之一。諏日鳩工，飭材庀具，中爲大成殿五楹，南角房各四楹，北角房各三楹，大成門三楹，外爲名宦鄉賢祠各三楹，又外爲櫺星坊者一，右爲明倫堂五楹，上爲尊經閣，東西齋房各一楹，居仁由義門各一，儀門一，東西號房各十楹，儒學門三楹，後左爲敬一亭三楹，右爲啟聖祠三楹，又後教諭訓導宅各十六楹，前爲泮池，其城雉對峙者爲青雲坊一，費取諸撫院酒課，暨修府支剩餘銀，夫役取諸民壯，於百姓無與焉。計物與價，計

王與值價無濫值工無曠日經始於二十四年七月至  
明年三月而工成費金錢二千四百有奇役竣麻君以  
中丞公命徵予爲記予既紀其歲月而復申告多士曰  
學以明倫自三代至今未之有易非不欲易以窮理盡  
性此其本原化民成俗此其要務不可易也子夏老於  
西河非汾人所嚴事者乎彼以文學稱於聖門而其所  
謂學者不越父子君臣朋友之事後乃有高談性命妄  
稱頓悟其流之弊至謂人倫爲幻景惇倫爲鄙事此學  
之大蠹而兩觀之誅所必不赦者汾士生於賢聖之域  
卽服聖賢之訓天性醇朴必不惑志於邪術此無足慮

然不慮諸士之有感志而慮諸士之無定志也以子夏  
之賢心志不定不免入聞聖道而悅出見紛華而悅而  
況於後之人孔子十五志學三十始立四十始不惑不  
惑始定立未可以言不惑也是豈旋致而立效者邪青  
衿之士羣聚學宮誦讀孔孟其志孰不欲爲孔爲孟紛  
華靡麗與接爲構又藹然靡執矣此不定志之故也故  
曰隱居以求其志求志者求定其志而已諸士方隱居  
之時學宜無先於此者志於道德志於功名原無兩念  
道德虛位功名實用用之而正功名亦道德也孔子思  
東周顏子問爲邦何嘗厭薄功名彼以功名爲可厭薄



者爲世之一切就功名者言耳。自予通籍而靜觀功名之士，或趨勢或趨名，或朝附勢而暮附名，或陰爲勢而陽爲名。此其人百巧百慧，自俛必得，卒之有得有不得，爲世所指笑。惟定志之士，不然。目無勢，心無名，廉不言貧，勤不言苦，忠不言已，功不言己，能世或信或疑，或巧排而思中，官或升或沉，或齟齬而不通，惟獨立獨行，一意而不變。若中丞公是也。諸士觀其訓士，與其服官者，而其志可識矣。夫士也，旣已俛首受書，自異於凡民，奈之何志不素定，以至隨時上下如波流，頽靡宛轉，無一特操哉。此士之恥而教之不明也。予繆典三禮，職司教化，憤邪術之汨士，而士無真心一志爲國家分猷念者，故思與諸士共圖之。詩曰：視民不怵，君子是則是效。予不佞無足爲視者，諸士而思則效，有中丞公在矣。中丞公名允貞，大名府南樂人。麻君名溶，寧國府宣城人。及諸有事茲役者，法得并書於後。

冀南道兵備副使王公平寇碑

撰人失姓氏

吾冀之南鄙，賴國家福，牧寧無事，戶口蕃殖，雞犬之聲相聞，有康衢擊壤之風。蓋二百六十年於茲矣。往者關中震，鄰言竊，有札憂，無何賊王家印以萬衆渡汾水而南。壬申秋七月，賊遂以十數萬衆，縣亘百餘里，壓高都。

而西子女玉帛厭而去嗣且月一至焉沁之南暨邑東西賊建號樹幟者不一而足或以萬計或數千既揭竿脅從者且十五六至若上黨汾水亦不啻幾過於是聖主遣大將軍率偏裨凡若而人更敕大中丞親履行間少稽再以嚴旨切責邊司馬輟宣雲來視其事又再遣軍容日夜督察罔少怠先是既飽賊公私如洗賊十五六過兵尾其後者數如之壬中秋稍有獲初尙踞蹙供億父老子弟更相勸勉曰此二百餘年纔有今日爾敢愛其餘悉索做賦以充壺漿不幸大軍之後又以災告賊氛既未衰減我師興發未已執罄盡恥可奈何且大

將軍建旗鼓來者凡幾易偏裨而下官蹶張各率所部冀厭厭欲未易更僕數然縑錠發縱之機愚闇未知所屬格格不相能而文武遠近中外之間叩額不靈軍容奉簡書赫然居其間吁難言之矣往者芹池之捷賊已踰吾邑而西五六十里時偏將軍領二千之衆既越富店問誰督之令其啣枚而返殺千餘級賊遂鳥獸散乎龍泉之捷賊已數萬據潤城白巷恒舞酣歌曹將軍出賊不意殺賊數千除墮崖墜而死暨所獲婦女無算計先後大小之捷茲爲首功賊膽裂於龍泉之戰後不復飲馬於沁陽問誰督趨大將軍卷甲而趨夜發高都

行百餘里。賊驚從天而下也。流寇禍始關中。強半叛卒。日者踰關逃伍。肅聚鞞問效。尤家印問誰曉譬禍福。以千金犒首從。遂下馬投戈。感恩圖報。後皆得當以報。究不至逆叛之害。而反受撫之利乎。冀之南守與巡各。畫地而治。若農之有畔也。誰能左右。畫朝潞子而暮汾。水拮据卒瘁。奔走永寧石樓間。三交坪。豪子原督率兵。將大小數十戰。所殺虜過當。不以代庖。卸擔者乎。郡縣。被兵者二年餘矣。納履踵決。正冠纓絕。茲其時矣。兵至。之數。與賊相當。供億之苦。亦等焚掠。問吾父老。何以不。怨年來芻蕘無算。下抽吻稅。應命如響。懷誰之恩。感誰。

之義。而令子來如茲也。軍容之役。吾未之前聞也。一切。上下之文。率功令所不載。往者豪傑之士。且曰。吾有拚。此雞肋爾。今中外多故。簡書在上。諸守令勢不得強項。曰。吾視此冠組。土苴也。問誰調停其間。曰。吾赤子方在。水火。我爲父母。不救焚拯溺。而區區爲倔强之故。自矜。京學乎。將受命則忘其家。援枹而鼓。則忘其身。茲且驕。寔無人禮。至擁絲肉。得所掠媚靚。諸於繡豳。以見兵使。者又偏裨而下。半以廢閑從。志在玉帛。幸則躡其功。罪。無所歸。問誰駕馭之。貪者驕者。狙詐者。究皆束於文法。得奏寸尺之功。而我卒借其半臂也。宣雲非無事之地。

也大中丞臨全晉賊豕突狼奔東西無已時更風雲之  
變將在呼吸年來倉卒機宜邊司馬御史大夫直指使  
者皆從容受成於誰氏之手軍興旣無惟正守令從事  
卒不至襟肘及羽書勞午牒訴倥傯率從稟誰成也容  
兵之害蓋從古記之矣豈惟兵諸大小將領有事而至  
吾土皆容也年來往返之積殆不啻百萬矣此百萬之  
容誰爲上人令去來無恙且令得奏庸功也不寧惟是  
卒未水峪之役賊以數千僭號九龍窟穴於茲盤據五  
百餘里匪朝伊夕矣有司匿不以報當爭者卽知之曰  
姑有待爾使此賊尙未投首當紫金諸

以跳梁之秋東

西響應上黨高都皆此賊駕輕就熟之地一犄之一角  
之踞太行之脊進戰退守恐今日尙未得朝食也誰爲  
徒薪之謀毅然搗其穴不幸而中伏芒額中創者至再  
三事幾殆矣奮臂再呼渠魁授首遂犁其庭獻俘於闕  
曾未幾時西賊見告我遂得一意攻守無東顧之憂也  
三晉有事三年於此不爲不久其開兵民上下中外文  
武璫弁之際憂乎難以觀縷矣卽御史大夫將軍且三  
易焉又其閒朝更夕易者不知凡幾獨使君幾幾於後  
先久近卒奏破斧之歌此豈爲苟且之政徼倖萬一邪  
使君諱肇生山東掖縣人以司農郎奉勅而來頃賊遁

河以南秦楚騷然朝廷復簡少司馬陳公奇瑜節制諸  
省仍以使君監其軍竹帛鐘鼎之勲方新未艾也

